

A photograph of a man in a yellow shirt and patterned scarf, standing in a forest. He is wearing a watch on his left wrist and a large silver belt buckle. The photo is framed by a decorative border of stylized trees and vines. The title '山林的守護者' is overlaid on the bottom half of the photo.

# 山林的守護者

黛安·唐娜威◎著 木禾◎譯

Romance



Romance

# 山林的守護者

黛安·唐娜威●著

木禾●譯

愛的羅曼史 10

## 山林的守護者

作者／黛安·唐娜威

譯者／木禾

印行／金楓出版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三五六一號

總經理／學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／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

電話／(02)2187229

傳真／(02)2187021

郵撥／057869015

排版／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／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初版／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四月

定價／130元

ISBN 957-8501-65-X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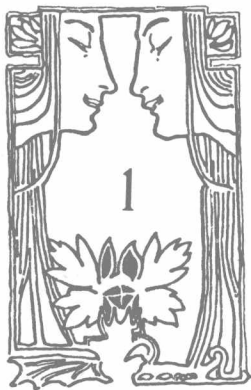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書局名稱：409 水木學苑

地址：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

電話：[035]716800





妮可金黃色的髮絲和燭火互相輝映，閃著淡淡的金光。

她白嫩的肌膚裹在淡粉色的洋裝裡面，一種莫名的悸動使得丹愈發坐立不安起來

妮可輕鎖細眉，一隻手無意識地攏攏掉在頸間的髮絲。她心情沉重地瞪著擺在辦公桌上的四份文件，腦裏不斷浮現兩個大大的字——麻煩。最後她攤攤手，意態闌珊、地起身，繞著寬敞的辦公室踱來踱去。她茫然望向窗外的碧空，一份莫名的壓力重重地盤踞心頭。

現在已經是星期五下午四點了，她多麼盼望繁忙的日子趕快過去，可是昨天老板道格·亞當斯通知說有另外的工作需要她馬上配合完成。當時聽了這個消息，她整個人幾乎癱下去。難道道格不知道她需要休息嗎？經過五天辛苦賣力地工作後，她還能準確地完成另一項任務嗎？

「親愛的，別沮喪！」道格似乎一眼看穿了她的無奈。「妳知道，開墾山林是一項非常艱鉅的工作，其中又以保護生態環境最爲重要。經過這麼長時間的相處後，我們已經少不了妳，而且以妳的工作成績爲榮。妳可以藉此機會出去散散心。想想看，妳即將在一片原始荒林中度過幾個星期，這不是一種難得的體驗嗎？」道格滔滔不絕地丟下這串話，絲毫沒給莉碧反駁的機會。

她沉思了半晌，又將眼光投向窗外，停留在遠處的海灘。碧藍的海水幾乎和天際連成一線，她眩惑地望著，分不清海天的界限。現在是八月天了，溫和的陽光應該不會把沙灘曬得火燙。她正打算利用週末好好享受一場日光浴，可是……唉！什麼計劃都泡湯了。

「雷頓博士？」

妮可連忙轉身。「貝蒂，什麼事？」

她的祕書投來一個抱歉的笑顏，一腳踏進辦公室。「妳記得早上和妳有約的丹·華格納先生嗎？」

妮可溜溜那雙清亮動人的眸子。「別告訴我現在已經來了。」

貝蒂點點頭。「很不幸，他的確來了，而且臉色不太好看。要我帶他進來嗎？」

妮可心裏暗暗詛咒一聲，順手整整衣領。「好吧！現在妳幫我記下外來的電話，等晚上有空時，我再一一答覆。」

秘書深深地望了她一眼。「我知道妳以爲星期一會再另約時間，沒想到他偏偏不知趣地挑這個時刻。」

「貝蒂，無論如何我必須見他。他是我們最近承租的那片山林地管理員。現在，幫我們弄兩杯咖啡好嗎？我想我們大概要討論很久。」

「要我準備一些三明治嗎？」

妮可勉強擠出一絲澀澀的微笑。「我並不想搞到那麼晚，咖啡就夠了。」

他宛如無影無形的鬼魅般飄進辦公室，沒有一點聲響。妮可木然站在辦公桌後面，指頭硬梆梆地抵著桌面，瞪大好奇的眸子。當目光交接的剎那，妮可心頭一震，一種莫名的情緒哽在喉頭，說不出爲什麼。這個男人深黝的眸子像兩顆寒星，閃爍著一抹奇異的光芒。它們宛如帶著強烈的透視力，可以深深地望進妮可的心底。最特殊的還是那張臉給人的感覺。分明的線條。深暗的膚色在在說明了他是個經常大自然挑戰的贏家。

妮可目不轉睛地打量著他，對方似乎正極力克制著自己的憤怒，薄薄的嘴唇抿得緊

緊的，彷彿一開口便要驚天動地。那雙濃濃的眉毛上揚著一股桀驁不馴的神氣，挺直的鼻樑透出更深的倨傲和倔強。妮可心裡暗暗喝采一聲。除了僵硬的表情外，這個男人的確是少見的美男子。他一定很少笑吧！她猜想著。彷彿是回答她疑惑的眼神，他的嘴角逐漸浮現一絲笑顏，妮可頓時勇氣百倍地走向前，伸出一隻手。

「華格納先生，我是妮可·雷頓，請坐下來，我們再好好談談。」

和那隻溫暖的大手比起來，她的手顯得冰冷極了。她的聲音沙啞得連自己都不認得，一顆心怦怦然直跳，幾乎喘不過氣，她深吸一口氣，試圖穩定自己的情緒。其實這份慌亂也能全怪她，誰叫這個男人直楞楞地站在那裡，好似探索寶藏般地盯著她的每一吋肌膚。

他終於鬆開她的手——幾乎有點不情願的。「我沒想到妳是一個女的。」他的語氣非常堅定有力。「我記得妳上封信只簽署雷頓。」丹淡淡地說，試圖掩飾內心那份失望。天啊！他怎能想像和一個貌美如花的小女人一起開發山林會是什麼鬼結果？她懂得木材工業嗎？她懂得開採技術嗎？儘管如此，他仍自我安慰的想著，也許她的年齡比她的外表要來得大吧！她看來幹練無比，但他知道，她還是屬於那種神經質的女人。

丹獨自默默痴想了好久，一會兒提醒自已不能對這個小女人太過嚴厲，一會兒又認為站在森林管理人員的立場，一切都應該講求效率。經過這麼多年的大風大浪，他很清楚，對付大自然的方法只有行動——快速、有效的行動。可是現在他竟然要和一個可能從來沒有踏出辦公室的女人，共同擔負這次艱險的工作，豈不是太滑稽了？真他媽……他暗地的咒罵一聲。

妮可靜靜地忍受他無言的侮辱。其實這種開湯白已經不稀奇了，幾乎每一個新來的共事者都要訝異幾聲。「請坐。」她輕蹙起眉頭，帶著幾分的自我防衛。「我想你經過長途跋涉，一定累了。」

丹·華格納還是站在原地，一隻手懶懶地插著腰，顯然一點也不肯妥協。他穿著一件淡灰色襯衫，領口敞開了兩、三粒釦子微微露出寬厚結實的胸膛，一件深藍色的長褲裹著碩長的腳，歷歷強調了他那充滿彈性的肌肉。他是一匹適合在大草原上狂奔的野馬，小小的辦公室是困不住他的，妮可心裡暗暗想著。逡視著他的胸膛，他的臂膀……這個男人強壯得好像可以把整個世界扛在肩上。

兩人僵持了一會兒，最後他打破了沉默。「妳說對了，可是我並不想坐下來。事實

上，我只想趕快結束我們之間的討論。」

妮可緩緩靠向椅背。「我們大概要花上兩個鐘頭，」她的語氣有些強硬。「有關水土保持方面，我們必須詳細地討論一下。」她勉強擠出一絲微笑。「你何不休息一下，我會吩咐秘書準備我們所需要的地圖。」

妮可連忙藉機逃出那間沉悶的辦公室。那個男人似乎一直在壓抑自己的情緒，她弄不清他時會咆哮起來。今天她是撞到什麼惡煞了？其實她並不想招誰惹誰，現在她最渴望的只是回家睡上一覺。她走到秘書室門口。「貝蒂，麻煩妳拿那些地圖來。」

當她趕回來時，這個男人仍然在辦公室踱著方步。此刻，他所散發出來的壓迫感又如排山倒海般襲向她，令她心頭一緊。「會耽誤你的行程嗎？」妮可囁嚅的問，想到早上錯過的約定，勢必讓這個男人氣瘋了。

「不會，」依然是冷冰冰的聲音。「只是我還有其他更重要的事要處理。」他搖搖頭。「雷頓博士，我想這整個安排實在是一項大錯誤。貴公司已經得了採伐木材的權力，現在只需要技術性的行動而已。我可沒有工夫妳們這些嬌貴的小姐大談一些不切實際的紙上作業。」

妮可拉拉衣角，笑看著這個振振有詞的男人。丹·華格納實在是粗魯、暴躁、無禮……的大組合，儘管他蔑視她，可是她的心裡卻隱約有一股異樣的喜悅。他和她以前所認識的男人實在太不相同了。他們通常穿著合身的西裝，打著筆直的領帶，談吐自然一樣。唉！對於這種來自鄉土的粗漢子，妳能對他奢求什麼呢？

「華格納先生，其實我們一直都未談及有關水土保持的問題，你又何必遽下斷語呢？無論如何，在這個計劃完成以前，我們都是同事，不是嗎？」

他閒閒地把手插進口袋，一副蠻不在乎的樣子。「博士，無論如何我還是很高興認識妳。」丹說的是良心話。老實說，很難得看見這麼正點的女人，他甚至暗暗懷疑為什麼她會一腳踹進生物界，其實她可以當一名很出色的服裝模特兒。她是不屬於這間辦公室的，當然更不屬於他的世界。

丹很快地提醒自己，他只不過是一個鄉村長大的野孩子，勉強從高中混畢業後，憑著一股熱愛，通過無數艱難的考驗，才爭得今天這個職位。而眼前這個女人，幾乎是美麗、聰明、能幹……的化身，想到這裡，他隱隱約約感到一股壓力。

「妳可以憑妳的博士頭銜在生物界招搖，可以慢慢研究水土保持工作應如何進行。

可是我告訴妳，我不需要妳教我如何計算土壤的流失率，或者其他雞毛蒜皮的事。我要妳明白，我已經投入十五年的青春歲月，不需和你們紙上談兵。」

妮可被他搶白得臉色大變，臉頰忽青忽紅，再也顧不得淑女風度了。「華格納先生，不管你怎麼看我們的紙上作業，我絕不容你一再侮辱我。我不想再和你爭論。」她微仰下顎，憤怒的眼神一瞬也不瞬地投向他。「我有個建議。」她低聲說：「我想我們都太累了，你何不回去好好休息一下，等星期一早上，我們再理性地分析這個問題。」丹直定定地看著她，顯然在思索她的提議。原來那股冷冰冰的神色突然消失了，嘴邊慢慢牽出兩條弧線。「看來妳是想用緩兵之計。」

妮可咬咬乾澀的嘴唇。「華格納先生，我們不能停止一切的人身攻擊嗎？」

他笑了，可是眼裡並沒有出現溫和的光芒。「其實妳誤會我的意思了。像妳這麼漂亮、動人的女人，任何人也不敢動妳一根汗毛。」

她的心突然像有無數隻小鹿亂撞般怦然不已。雖然她接受過無數次的讚美，但是從來不曾這麼臉紅心跳。她故意撇過頭望向窗外。「華格納先生，我們星期一早上八點見！」

過了一會兒，仍然沒有傳來任何回答。妮可微微回頭，實在不解他突然的沉默是爲了什麼。該死的傢伙，難道他想急死她嗎？

丹慢慢踱到她的面前，順手拿起攤在桌上的文件，他瞥了一眼厚厚的一宗文件，帶著揶揄的口氣問：「看來，這些東西使妳忙碌得很。」

「是的。」妮可很快地點點頭。「華格納先生，老實說，我並不想加入你的工作行列。我自己的事情已經夠忙了。」

他放回那宗文件，一隻手重重地壓在上面。「很好！那麼我們兩個人都同意不用再進行什麼鬼會議了。如此一來，我不用再多逗留，星期一也不必碰面了。」

貝蒂輕輕敲門，送來一大疊地圖。妮可連忙騰出一大塊空位放置它們。「華格納先，無論如何，水土保持工作仍需照常進行，你要現在或過兩天再談，悉聽尊便。」她斬釘鐵地說，不畏於他投來的眼神。「難道你真的想向我們的老板解釋爲什麼不做研究水土保持的工作？難道你真的以爲那些投下三千多萬美金的股東會坐視你的行爲嗎？我不敢說，往後的損失是連你也無法預測的。」

丹恨恨地盯著她。「博士，妳知道妳說的都是一些無聊的廢話嗎？」他粗魯地說：

「我可以照妳的話去做，通知我的工人採伐那些木頭。可是萬一出事了，警察逮捕我們，屆時妳會坐在下面看著我被判決，笑得像……」

妮可很快地搖搖頭。「我會保護你的。你知道，我是公司聘請的生態保護學家，你是我的大將之一。如果出事了，警察局要審判的是老板，不是你。」

丹隨手翻翻那堆資料，轉而望向窗外。「妳知道。」他的聲音緩和多了。「我已經整整採伐了十五個年頭，而且從來沒出過事。」他掠一掠落在額前的一叢短髮。「爲什麼公司不直接讓我們進去採伐就好了，還要搞一些複雜的玩意兒？」

「因爲，」妮可耐著性子說，好像一位諄諄教誨的老師。「那些山地還必須再仔細勘測一下，以防止水土流失。你知道，一旦破壞大自然的生態發展，一切的生物都會受到影響。處理不當，以後連根小草也長不出來。」

丹投來暴躁的眼光。「博士，看來妳很會講道理，可是我懷疑妳可以在荒林野外生活多久。」

丹的話的確說中她的心事，她的胃隱隱抽痛起來。以前她工作的範圍一直限於都市，每天過著朝九晚五的生活，忙碌而不失規律。晚上她可以回到溫暖的小屋，舒舒服服

服地癱在柔軟的床上。可是爲了這項工作，她必須拋開溫暖的被窩，在野外露營三個星期，她能忍受嗎？以天爲宇、以地爲床的日子，要忍受多少生活的不便呢？

「華格納先生，現在說這些還太早了。」她輕嘆了一口氣。「你要選擇今晚或星期一？」

「現在好了，我可不想再來這個鬼地方。博士，請妳開始講解吧！」

\*

\*

\*

等妮可再度看腕錶時，已經是晚上九點了。黑夜早已無聲無息地籠罩下來，遠處一盞一盞的小燈爍著華麗的光芒。每次一談到保護生態的問題，這個粗魯的男人總要和她爭論半天。一次次，妮可耐心地分析原因，試圖逐步說服他。突然，她的頭一陣不適，擾人偏頭痛又來襲了，她皺皺眉頭，臉上浮現一絲痛苦的神色。

「頭痛嗎？」丹體貼地問，剛剛的粗野已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妮可慢慢靠向椅背，勉強擠出一絲笑容。「老毛病了。」

「我想是我惹來的吧？」他起身走動著。

妮可眯著眼睛看著這個大男人。他連句抱歉的話也不會說，只會沿著房間走來走去。他們還有一些問題要談，她很理理思緒回到主題，可是卻力不從心。一種突然的寧靜包圍了他們，妮可不自在地低頭避開他的逡視。

「博士，妳何時可以再繼續說道理呢？」話一說完，他的臉上掠過一抹殘忍的笑意，「或者今天就到此為止？」

妮可慘白著一張臉勉強笑著。「不，我還要繼續。」

他撇撇嘴角，慵懶地靠著牆壁。「妳看起來很健康。很好，妳有兩條均勻結實的腿，而且比一般女人來得高。嗯，妳的確很有野外求生的本錢。嘿！妳的體重多少？一百磅？一百三十磅？」

妮可的臉色漸漸恢復紅潤，可是也愈來愈不自在。丹·華格納的凝視讓她感覺自己絲毫無法遁形。「接近你說的數字。」她喃喃低語，被他的問題搞得啼笑皆非，「爲什麼問這個問題？」

丹露出一臉輕蔑的笑容。「妳曾經背過重物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我可能是一個很惹人厭的傢伙，不過，我還希望妳接受我的勸告，多充實一下妳的裝備吧！現在我們最好趕快結束這些紙上作業的鬼玩意，好好談談妳的體能問題。妳要明白，到時候我可沒有時間當妳的護士。」他嘮嘮叨叨說了一堆。「妳的鞋子幾號？」

「七號。」

「妳曾經走過一哩以上的山路嗎？」

「很少。」妮可在他的逼視下轉開頭去。

「那麼妳最好每天晚上開始練習走路，必須達到一個鐘頭走四哩路才可以。」

「又不是要參加馬拉松賽跑！」妮可忍不住坐直了身子抗議。

丹寒著一張臉說：「雷頓博士，很抱歉，的確和馬拉松賽跑沒有兩樣。除了一些必備品外，妳還要背一些土啊！水啊！蟲啊！還有其他天知道的玩意兒。」

妮可儘可能不理會他諷刺的聲音，攤開一本記事簿。「好吧！華格納先生，你來指定日子吧！」

他掀掀濃眉，很快地回答：「博士，再過三個星期，我在查理斯——愛達荷飛機場